

馴服「怪獸」的霍洛維茨



不知是因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演奏家太多，抑或多媒體傳播發展太過迅速，如今的古典音樂家幾乎人人都經營官方網站及若干社交媒體專頁，實時與粉絲和樂迷互動，生怕稍不留心便落入「過時」或「過氣」的泥潭中，好不容易掙扎出來，再看樂壇，早已是後輩的天地。

二十世紀著名的古典音樂家卻不怎麼在乎「曝光率」這件事情。上週本欄文章中提到的里赫特，一生中接受的專訪數量寥寥無幾；因演奏《哥德堡變奏曲》而被全世界樂迷熟知的加拿大鋼琴家古爾德，私人電話簿中的名字不超過十個；還有那位被稱作二十世紀鋼琴巨匠的俄羅斯人霍洛維茨（Vladimir Horowitz，一九〇三至一九八九），多次在事業高峰時選擇退隱（最久的一次長達十二年），而且，每次復出都能給樂壇帶來轟動，難怪成為後世音樂家競相效法的傳奇。在古典音樂的世界中，人們都知道，鋼琴家被樂迷稱讚乃至崇拜並不稀奇，被同行稱讚乃至崇拜才是稀奇。

霍洛維茨的確當得起「傳奇」和「偉大」這樣的盛名，因為他的技巧可謂是無可挑剔。一九二五年，這個初出茅廬的俄羅斯年輕人去德國演出柴可夫斯基第一鋼琴協奏曲，當他以狂瀾突進的架勢奏畢這首難度極高，甚至一度被傳為無法演奏的炫技名曲後，指揮家忍不住跳下台去看他的手，想知道怎樣的一雙手，才能將這首「柴一」開篇處那些令到許多鋼琴家心驚不已的衆多和弦奏得氣勢萬千，又能不費吹灰之力地彈出最撩撥心弦的慢板弱音。

像是柴可夫斯基第一鋼琴協奏曲，以及拉赫曼尼諾夫第二和第三鋼琴協奏曲這樣的「怪獸」，有些鋼琴家想要馴服它們，必得用上全身的力氣（我曾經見過某位鋼琴家奏畢「拉三」後汗流浹背，不得不換一套襯衫西裝才能出來謝幕），而霍洛維茨不然。他總是能夠雲淡風輕地坐在鋼琴前，不緊不慢地整理衣裝，然後抬手便是氣勢磅礴地大筆揮毫。我每次聽他一九七八年初在卡內基音樂廳與指揮家尤金奧曼迪以及紐約愛樂樂團合作「拉三」，都會聽得心潮澎湃，宛若旅行中眼見山海之壯美而深深震撼。誰能想到呢，那時坐在鋼琴前奏出如此輝煌聲響的，竟是一位七十五歲的老人。

霍洛維茨名列二十世紀偉大鋼琴家之列，絕不僅僅因為他能將「拉三」奏得生猛甚至癡狂，還在於他在詮釋那些輕柔曼妙的旋律時，也總能恰到好處地展現其中的曖昧與詩意。像那個年代的不少蘇聯藝術家一樣，霍洛維茨在一九二〇年代去美國發展，整整六十年後才首度回國舉辦獨奏會。一九八六年，八十三歲的鋼琴家在莫斯科登台，倒數第三首曲目是舒曼《童年情景》組曲中的《夢幻曲》。明明是熟得不能再熟的曲目，卻奏得台下不少聽眾潸然落淚。依我在後來上映的紀錄片中所見，台下觀眾哪裏是在聽音樂呢？分明是沿着那樂音向上回溯，找見自己的童年了吧。

鋼琴家在台上，鮮花和掌聲多了，怕會耐不住寂寞，受不了批評和冷遇。霍洛維茨從不在意那些。他一生中三次主動退隱，最早的一次是在三十二歲那年，最久的一次消失在舞台上長達十二年，可一九六五年的復出音樂會仍然引得樂迷大排長龍，一票難求。你可以說他幸運，可以說他天賦卓絕，但怎樣好運的天才，都無法避免「成名一時易，成名一世難」的考驗，而這其中需要留心的，不單是為樂的技巧，更是做人的義氣。



▲鋼琴家霍洛維茨 作者供圖



最喜歡看笑話，不過，有時看翻譯成中文的笑話卻要看註解才能領悟其中的笑點，對笑話惹起的笑意便會大減。比如說，有長輩問進入大學的學生主修什麼科目時，大學生回答主修的是藥劑學。長輩便說：「啊？你以後想做藥劑師？」大學生說：「不是，我生平的意願一直都是想做農夫。」

如果看到這裏，中文的讀者誰會笑得出來？原來，這個笑話還要看註解，因為藥劑學的英文是Pharmacy，而農夫的英文是Farmer，這兩個英文字發音相近。



不久前香港科技大學舉辦了一場關於《紅樓夢》的講座，請來白先勇和劉再復兩位教授對談。

白先生在美國和台灣講授《紅樓夢》三十年，劉先生也有多種研究《紅樓夢》的著作問世，他們兩位的對談，可以說是兩岸三地《紅樓夢》閱讀的一場盛宴。朋友轉來講座的視頻，使我可以隔洋聆聽他們的研究心得，從中得益不少。

關於《紅樓夢》版本的問題，我完全同意兩位對一百二十回本的肯定。我當然沒有資格去作什麼回應，不過作為一個讀者，我從中學年代開始閱讀，前後五次，對一百二十回本的後四十回，從來沒有一點違和感。

當然，我只是普通讀者，沒有像一些批評者那樣去挑剔前後看起來格格不入的細節。首先我只是感覺，在語言文字上，後四十回與前八十回基本沒有扞格。寫小說的人都明白，人物和情節都可以模仿，唯有文字是不可模仿的。行文的習慣，文句的結構、節奏和韻味，都是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即使天縱奇才，要完全在語言文字上模仿他人，並做到天衣無縫，根本是不可能的。因為一個人的文字就像他的五官，是他生命本質的外化。

其次，正如兩位講者強調的，後四十回的黛玉歸天和寶玉出家，是整部著作的支柱，沒有這兩個大關節，整部《紅樓夢》的大悲劇便沒有着落。前八十回由盛極而衰，一路走來，都是為最後這兩個大悲劇作鋪墊。不能想像這兩個大悲劇不是曹雪芹動筆之初的安排，更不能想像這兩個大悲劇是高鶚憑空構想出來。假如後四十回是他人胡亂添加，那曹雪芹的初衷又是什麼？拿掉後四十回，《紅樓夢》的大悲劇只算探一個頭，這部巨作的感染力便只剩兩三成。

如果高鶚可以模仿曹雪芹的文字，又能在前作的基礎上構思出這兩個情節支柱以補充原作的不足，那高鶚簡直比曹雪芹還更是百世不遇的天才了。

至於後四十回與前八十回人物性

看笑話，有所思

江河水

看到這樣的需要註釋才能發笑的笑話，恍然大悟的啞然失笑比笑話的笑點還多吧？

西方的笑話很多都是用諧音來突出笑點的，要譯成中文，就會有難度。同樣的，中文的笑話如果也是用諧音來表達，要譯成英文也同樣地有難度。好在香港是兩文三語，看英文笑話通常都能看懂。比起不懂中文的外國人來說，看笑話方面就有優勢了。

當然，一般的笑話，都是容易理解的。比如學生拿了成績單回家，父母說：「你怎麼搞的？上下學期的歷史課居然都不合格。」兒子無奈地說：「有什麼辦法，老師出的題目都是我還未出生就發生的事，我怎麼會知道？你們為什麼不讓我早些出生？」

用愚蠢來表達的笑話特別多，也比較容易寫出，但愚蠢的笑話，通常看完之後，多數會說聲：「嘩，怎麼會有這麼笨的人！」只能意思意思笑一下而已，不會惹起大笑。

有的笑話，要有過那樣經驗的人才會開懷大笑，未曾經歷過的人，可能覺得不太好笑。比如說，嬰兒滿周歲時，有些家長都會宴請親朋好友，一同慶賀。親朋之中，長輩都會問到替小孩取名沒有？嬰兒的父親也許會回說，正式的名字還沒有起，不過乳名倒是有了。那取什麼作乳名？不會是阿貓阿狗吧？嬰兒的父親說：「我怎麼會那麼俗氣。」長輩追問：「那取什麼乳名？」答案是「咖啡」。

「咖啡」？為什麼？喝慣咖啡的

人或者會發出會心微笑，甚至還會大笑起來，平時不喝咖啡或者只在考試前和加班時喝一杯提神用的年輕好友，恐怕就不易明白取「咖啡」為乳名的用意。由父親替嬰兒取「咖啡」為乳名的事來看，做父親的一定是每天至少喝幾杯咖啡的人。咖啡喝多了會怎樣？夜裏當然是睡不着覺，而嬰兒因為晚上都在哭呀鬧呀的，也讓做父親的睡不着覺，所以便取乳名為「咖啡」了。

這麼轉折的笑話，高明嗎？還是比較喜歡以愚蠢來創作的笑話？可惜這年頭，不管哪一類的笑話，都少有人去創作了。大概是因為只要打開一些報紙來看，裏面鬧的笑話就已經夠多了。

賈寶玉不是聖人

有感於白先勇劉再復對談《紅樓夢》

顏純鈞



▲白先勇（左）與劉再復日前在香港科技大學對談《紅樓夢》



◀一九八七年電視劇《紅樓夢》劇照 資料圖片

格和情節不合之處，可能是高鶚為串連起散佚部分添加內容時思慮不周所致，也可能是傳抄過程無聊文人肆意改寫或無意筆誤，有些甚至不能說是缺憾，而是人物塑造的必要。比如寶玉應試，我認為那不能算是違背前八十回強調的他厭惡科舉的性格，更可能是一個真實人物難免的軟弱、敷衍和苟且。真實的人並不都是那麼堅定勇毅的，未必都能始終如一，人有時會做一些違心的事，說一些違心的話，有時受情緒影響，也會做一些令自己後悔的事。如果寶玉萬念俱灰之下，覺得反抗無益，身心俱疲，好像一具行屍走肉，任由他人擺布，那他去應試，也算符合他這個人處境下的合理反應。如此處理，在小說人物塑造來說，可能層次更豐富，更具說服力。

講座後段，兩位講者提起《紅樓夢》研究中的文本與文心、微觀與宏觀、文學與哲學的關係問題，也是很發人深省的。讀《紅樓夢》，當然不能滿足於故事，人物與情節的汪洋大海裏，掩藏作者對世道人生的深刻洞見，有的即是即興的發揮，有的卻是深思熟慮的感悟。基本上，文本是文心的依據，微觀是宏觀的基礎，哲學更是文學的抽象歸納，兩者不可或缺。沒有前者，不可能有後者，沒有後者，前者又無足掛齒。兩位講者都是富有學養的教授，又都熟讀不同版本的原作，因此可以由淺入深，由點及面，由低望高，這樣讀「紅樓」，方不負作者一片苦心孤詣。

筆者讀《紅樓夢》已是中年以前的事，現在很多情節都淡忘了，本來沒有資格說三道四，但有一件事多年如

骨鯁在喉，借此略抒己見。兩位講者都對寶玉推崇備至，甚至將他比為釋迦牟尼，這種至高無上的評價，細想起來似乎太過。寶玉固然有很多優點，他善良、善感，對生活中的人事有唯美主義傾向，對那個戕害人性的「吃人的禮教」有天生的厭惡，他無力反抗，但從不趨炎附勢，種種優點，令人對他的悲劇命運生出更強烈的同情。但寶玉本質上只是一個「無用的人」，他無意於功名，耽於逸樂，一生並沒有切實的終極的追求，或者說，他的追求也只是一個唯美的空中樓閣，一個人間不可能存在的太虛幻境。

如果一個人只會享受生活，感受周遭美麗的事物，當原有生活形態遭到破壞時，就以妥協與逃避（晴雯被逐他沒有什麼表示，只是病危才去探訪，他與寶釵結婚、應試等都是妥協接受）來安頓自己，他的反抗只是內心的、精神層面的，終其一生碌碌無為，最後更是以遁入空門來了結他與人間的糾葛。一個人以此來完成自己，當然是個人的悲劇，但也談不上有什麼了不起的人格。

如果中國人個個如此，鎮日與一群美少女廝混，吟風弄月，喝酒猜拳，過生日結社詩，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瘋癲癲癲，胡思亂想，那恐怕也不是什麼好事。古今中外，推動和改變歷史、造福人類的偉大人物，無不窮一生之力，百折不撓地實現自我，賈寶玉一生又實現了什麼自我呢？他的自我只有唯美一途，沒了美他的世界就崩塌了，他無以為生，只有出家了事。

曹雪芹寫《紅樓夢》，立意是寫一個大家族的興衰，以及這個興衰過

程呈現的人性的美醜，賈寶玉只是大觀園衆多悲劇人物的其中之一，作者對他雖然也抱有相當的同情，但顯然也並沒有打算把他塑造成一個足以垂範後世的偉大人物。他自己也並不是寶玉那樣的人，生在一個繁華崩解的時代，他是那時代的見證者，如此而已。

讀《紅樓夢》，讀者只覺寶玉可愛復可憐，沒有人會想到去學賈寶玉，像他那樣處世做人。反觀曹雪芹，他自己也並不是寶玉那樣的人，他晚年也潦倒，生活困苦，但與二三詩友（敦誠、敦敏等）保持密切交往，他一直活在人間，並自得其樂。他創作《紅樓夢》，前後「披閱十載」，可算殫心瀝血，沒有相當的堅忍和信念不可能做到。他一點都沒有逃避，也不因循苟且，他要為人間留下一部人世與哀錄，歌頌美麗的人與事，批判醜陋的制度與文化。在他看來，賈寶玉只是惡濁人世中一股清流，他沒有力量改變事物，一個沒用的好人，令人慨嘆，哀其不幸，惜其不爭。

都說《紅樓夢》是自傳體小說，但僅僅從自我實現這個角度來看，賈寶玉便不是曹雪芹的化身。賈寶玉身上寄寓了曹雪芹的某種理想和同情，但如果遁入空門是一種反抗的出路，那我們就沒有《紅樓夢》了。

當然，寶玉不成為一個偉大的人物，並不影響寶玉作為中國文學史上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正如孔明、曹操、周瑜、武松、林沖、孫悟空，以至阿Q、祥林嫂等人物形象，他們都並不偉大，但他們都形象豐滿，獨立於人世，可歌可泣、可笑可憫、可恨可悲，都可以流傳千古。

今日讀《紅樓夢》，並不是賈寶玉身上有什麼偉大的人格值得效法（寶玉稟性中的善良、慈悲，對人間美好事物的嚮往和追求等，很多平常人都有），而是天地之間有一股正氣，美與醜、真與假、善與惡，不容混淆，在複雜的人世，最要緊分辨正邪是非，那才是建構未來新生活的根本基礎。

民國太太的江湖恩怨

沈言

若論民國太太的江湖恩怨，不得不提由「太太客廳」引發的一樁無頭公案。話說一九三三年，冰心在《大公報》文藝副刊發表連載小說《我們太太的客廳》，一改抒情畫風，以白描手法和傳神語言，明嘲暗諷客廳人物的虛偽、虛榮與虛幻，極盡調侃之能事。太太、詩人、哲學家、先生等一衆人粉墨登場，活靈活現，好事者不免將林徽因、徐志摩、金岳霖、梁思成對號入座，以致一石激起千重浪，釀成一場軒然大波。而林徽因的沙龍竟因此得名「太太客廳」，遐邇聞名，則屬小說初衷的意料之外。

數風流韻事，還看民國。林徽因與徐志摩，雖未終成眷屬，但多情的詩句與旖旎的軼事，卻注定了經久不衰。從徐志摩、梁思成、金岳霖的共同女神，到張幼儀、林徽因、陸小曼的共同男主，在民國的情色世界，林徽因與徐志摩實乃處於風口浪尖的人物。

儘管冰心一直矢口否認小說影射林徽因，但當事人卻是自認不諱，甚至以山西陳年老醋敬贈作者享用，聊表寸心，令「吃醋」傳聞甚囂塵上。小說發表的七年之後，林徽因在致友人函中，以帶有貶義的英文直譯「Icy Heart」指代冰心，足見當事人仍然難以釋懷。此乃後話，暫且不表。

面對才貌雙全、風華絕代的民國女神，冰心無疑是輸蝕的。論才情，冰心是中國著名的散文家和小說家，林徽因則是以詩文見長的文學票友，業餘愛好贏盡掌聲。論樣貌，冰心沒有閉月羞花之容，林徽因卻有沉魚落雁之顏。張愛玲曾經說：「把我同冰心、白薇她們來比較，我實在不能引以為榮，只有和蘇青相提並論我是心甘情願的。」對於

冰心才貌之不脛，不可謂不刻薄。於是乎，關於冰心嫉妒林徽因的表證成立，傳言自然不脛而走。然而，事實又是否如此呢？與其妄自以嫉妒論斷之，莫若以理性分析之。

究竟何謂「嫉妒」？從嫉妒的一方看，「不是從自己的所有物中引出快樂，而是從別人的所有物中引出痛苦」（羅素語）；從被嫉妒的一方看，「通過被人嫉妒、羨慕或讚賞，她想得到的是對她的美、她的典雅、她的情趣——對她自己的絕對肯定；她為了實現自己而展示自己」（伏波娃語）。異性相吸，同性相斥，居於社會頂層的女性精英，對旗鼓相當同性之審視比較，自是題中應有之義。

冰心與林徽因，皆事業有成，婚姻幸福

。若說「人有我無」，恐性排開也。冰心和吳文藻的愛情屬於「一生一世一雙人」，而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婚姻，卻前有徐志摩序幕，後有金岳霖插曲。作為新賢妻良母主義的代言人，冰心在兩性觀念上相對傳統與嚴謹，主張不尋與不寫因自身原因而製造的愛情煩惱。對於林徽因與徐志摩的緋聞，似乎不敢苟同。早在《我們太太的客廳》之前，冰心曾經寫作一首長詩《我勸你》，作為《北斗》創刊號的重頭作品。全詩以身陷婚外戀的一名已婚婦人為勸告對象，語重心長地警告切勿對詩人的美麗謊言心軟，暗示繼續愛情遊戲將迷途不得返，說教與勸戒意味甚濃。此後，徐志摩因趕赴林徽因演講而不幸罹遭空難，文壇嘩然，哀聲一片。冰心卻做不

平鳴，在致梁實秋的信中，宣洩譴責之情：「談到女人，究竟是『女人誤他？』『他誤女人？』也很難說。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的好處就得不到，女人的壞處就使他犧牲了。」難免有火上澆油、雪上加霜之嫌。

以「五四」為節點，冰心崇尚激進主義，走向革命文學，而林徽因則信仰自由主義，奉行個性解放，政治路向的分野成為雙方不可逾越的鴻溝。林徽因追尋學問之美與人生之樂的人文藝術沙龍，在冰心看來，卻是「不知亡國恨」，欠缺革命激情和民族大義。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三觀不合，才是雙方矛盾衝突的根源。

作為從三坊七巷走出的「福州三大才女」之雙姝，冰心與林徽因不僅有同鄉之誼、祖輩宅邸之交，而且有夫同窗同宿之緣、同遊美國之歡。緣何反目，老死不相往來？「太太客廳」前後的心靈芥蒂和輿論風暴，怕是始作俑者。民國太太的江湖恩怨，既可惜，又可嘆！



若論民國太太的江湖恩怨，不得不提由「太太客廳」引發的一樁無頭公案。話說一九三三年，冰心在《大公報》文藝副刊發表連載小說《我們太太的客廳》，一改抒情畫風，以白描手法和傳神語言，明嘲暗諷客廳人物的虛偽、虛榮與虛幻，極盡調侃之能事。太太、詩人、哲學家、先生等一衆人粉墨登場，活靈活現，好事者不免將林徽因、徐志摩、金岳霖、梁思成對號入座，以致一石激起千重浪，釀成一場軒然大波。而林徽因的沙龍竟因此得名「太太客廳」，遐邇聞名，則屬小說初衷的意料之外。

數風流韻事，還看民國。林徽因與徐志摩，雖未終成眷屬，但多情的詩句與旖旎的軼事，卻注定了經久不衰。從徐志摩、梁思成、金岳霖的共同女神，到張幼儀、林徽因、陸小曼的共同男主，在民國的情色世界，林徽因與徐志摩實乃處於風口浪尖的人物。

儘管冰心一直矢口否認小說影射林徽因，但當事人卻是自認不諱，甚至以山西陳年老醋敬贈作者享用，聊表寸心，令「吃醋」傳聞甚囂塵上。小說發表的七年之後，林徽因在致友人函中，以帶有貶義的英文直譯「Icy Heart」指代冰心，足見當事人仍然難以釋懷。此乃後話，暫且不表。

面對才貌雙全、風華絕代的民國女神，冰心無疑是輸蝕的。論才情，冰心是中國著名的散文家和小說家，林徽因則是以詩文見長的文學票友，業餘愛好贏盡掌聲。論樣貌，冰心沒有閉月羞花之容，林徽因卻有沉魚落雁之顏。張愛玲曾經說：「把我同冰心、白薇她們來比較，我實在不能引以為榮，只有和蘇青相提並論我是心甘情願的。」對於

冰心才貌之不脛，不可謂不刻薄。於是乎，關於冰心嫉妒林徽因的表證成立，傳言自然不脛而走。然而，事實又是否如此呢？與其妄自以嫉妒論斷之，莫若以理性分析之。

究竟何謂「嫉妒」？從嫉妒的一方看，「不是從自己的所有物中引出快樂，而是從別人的所有物中引出痛苦」（羅素語）；從被嫉妒的一方看，「通過被人嫉妒、羨慕或讚賞，她想得到的是對她的美、她的典雅、她的情趣——對她自己的絕對肯定；她為了實現自己而展示自己」（伏波娃語）。異性相吸，同性相斥，居於社會頂層的女性精英，對旗鼓相當同性之審視比較，自是題中應有之義。

冰心與林徽因，皆事業有成，婚姻幸福

。若說「人有我無」，恐性排開也。冰心和吳文藻的愛情屬於「一生一世一雙人」，而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婚姻，卻前有徐志摩序幕，後有金岳霖插曲。作為新賢妻良母主義的代言人，冰心在兩性觀念上相對傳統與嚴謹，主張不尋與不寫因自身原因而製造的愛情煩惱。對於林徽因與徐志摩的緋聞，似乎不敢苟同。早在《我們太太的客廳》之前，冰心曾經寫作一首長詩《我勸你》，作為《北斗》創刊號的重頭作品。全詩以身陷婚外戀的一名已婚婦人為勸告對象，語重心長地警告切勿對詩人的美麗謊言心軟，暗示繼續愛情遊戲將迷途不得返，說教與勸戒意味甚濃。此後，徐志摩因趕赴林徽因演講而不幸罹遭空難，文壇嘩然，哀聲一片。冰心卻做不

平鳴，在致梁實秋的信中，宣洩譴責之情：「談到女人，究竟是『女人誤他？』『他誤女人？』也很難說。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的好處就得不到，女人的壞處就使他犧牲了。」難免有火上澆油、雪上加霜之嫌。

以「五四」為節點，冰心崇尚激進主義，走向革命文學，而林徽因則信仰自由主義，奉行個性解放，政治路向的分野成為雙方不可逾越的鴻溝。林徽因追尋學問之美與人生之樂的人文藝術沙龍，在冰心看來，卻是「不知亡國恨」，欠缺革命激情和民族大義。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三觀不合，才是雙方矛盾衝突的根源。

作為從三坊七巷走出的「福州三大才女」之雙姝，冰心與林徽因不僅有同鄉之誼、祖輩宅邸之交，而且有夫同窗同宿之緣、同遊美國之歡。緣何反目，老死不相往來？「太太客廳」前後的心靈芥蒂和輿論風暴，怕是始作俑者。民國太太的江湖恩怨，既可惜，又可嘆！